

笑傲七顽皮系列之一

邪蛋小隆翔



I247.5/W123

东南大学
图书馆藏

糊涂小邪蛋

卧龙生 著

(中)

I247.5

W123

2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ZL153800

60271

目 录

第 九 章	美女遭淫劫	(221)
第 十 章	酒馆勾玉女	(224)
第十一章	虎死威不倒	(268)
第十二章	一剑得靓妹	(292)
第十三章	发誓当杀手	(316)
第十四章	少女玩血腥	(340)
第十五章	阎王下请贴	(364)
第十六章	大闯绮春楼	(388)

出东

第九章 美女遭淫劫

何异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徐凡道：“回长安春风得意楼，那里有好多朋友正等着我呢！”

何异道：“那你就去吧，不过可记着常回来看我呀！”

徐凡笑道：“我会记得的。”说着，人就出了山洞，仍由原路爬上了峰顶，走出树林，急急往长安赶去。

这时的“春风得意楼”商家，由于商大小姐的失踪，正闹得人心惶惶，龙虎四卫也都离开了春风得意楼去找人去了。

徐凡也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春风得意楼，却见偌大个宅院中，竟然寂静无人，一直等他进到了后厅，才发现了一名丫环，他唤住了她，一问之下才知商家出了这件事，忙又出了春风得意楼，直奔韦曲，到了韦曲转向西南，奔向了甘何镇。

这时天色已近黄昏，晚霞映得满天通红，再前行就是去南五台之路。

所谓南五台就是清凉山，山上茂林成荫，徐凡信步走去，突见一人从山崖上踉跄奔驰而下。

渐走渐近，徐凡已看卹那人是个女子，再走近一些，已认出来人正是商娟，他不禁招呼了一声道：“商姑娘，家人都在找你，你怎么跑来这里？”

商娟闻声之下，也认出来对方是徐凡了，正是自己朝思梦想之人，心中一高兴，张起两手，人就扑了过来，口中喊道：“好弟弟，你总算来了。”喊嚷声中，人已跑到了近前，张臂抱住了徐凡，抱得紧紧的。

徐凡挣扎开商娟的拥抱，但无法推开她，商娟却趁机偎依在徐凡怀中，哀哀的痛哭起来。

这时的徐凡，当真是十分的尴尬，飞红着脸，又不便推开人家。

而且这时的商娟除了头发有些蓬乱之外，身上衣服也被撕成了一条条，仅勉强可遮身而已。

稍微一低头，即可隐显看到从布缝中，似欲要夺缝而出的高耸乳峰，徐凡就只斜瞟了一眼，立即转过头去，俊脸飞红，心头“怦怦”乱跳。

过了一阵，徐凡再也忍不住了，冷然道：“商姑娘，你哭够了没有？”

商娟闻言，才发觉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撒身后退两步，浅浅的一笑，道：“凡兄弟，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”

徐凡道：“你是受了谁的欺负，快告诉我，还有你是怎么离家的，又到了什么地方？”

商娟寻思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吧！我告诉你。”

于是他们在树林中席地而坐，商娟道：“他……他是幽冥教教主阴若成……”

徐凡插口道：“怎么？是幽冥教干下的？”

商娟惊愕的瞟了徐凡一眼，道：“凡兄弟，你也知道幽冥教？”

徐凡淡淡的道：“是的，我和他们交过手，宰了他们几个鬼奴，又被他们将我诱到森罗地阙，打算炸死我，可惜被我逃出来了。”

商娟道：“他们这些人最卑鄙了，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，我是被他们暗中偷袭，点中了穴道而被掳的。”

原来自从春风得意楼被火烧之后，商娟同着徐大娘就搬到了花园中一座精舍中暂住。

就当徐凡在武关朱家镖局救出鬼丫头舒丹，而他自己被碧目骷髅社九诱往森罗地阙的同时，长安春风得意楼商家也在闹鬼。

那是一个无月无星的夜晚，在商家花园中，突然之间，出现了一点点、一撮撮绿色的鬼火，飘进了围墙，随风飞舞，倏高倏低，忽左忽右，漫空飞舞。

现在，连吹过的风也变得妖异起来。

这时的商娟已闻惊起身，匆忙空好衣服，方待纵身空窗而出，哪知人未纵起，却往前栽，立觉被人挟起，纵了出去，喝道一声：“走！”

他一声“走”字方出口，院中漫空飞舞的鬼火，倏然不见了，但是却多出了七八个像幽灵般的黑影。

徐大娘挥舞起手中铁拐，高喝一声道：“何方妖孽，弄些鬼把戏，吓不倒老娘的。”

喝声中，挥动起一根铁拐，扑向那幽灵黑影。

徐大娘在她这根铁拐上，已下了三四十年功夫，那些鬼奴如何会是敌手，方一接触，立有几个人血肉模糊的被打在了当地，其余的人也全都跑了。

当徐大娘驱走了那些鬼奴，回到房中一看，却不见了小姐，她连忙通知了商老九，忙即又派出了龙虎四卫，追查敌踪，救回小姐。

徐大娘也自出去追觅，老丐舒常祖孙和一阵风谷半瓢他们另有居处，商老九在女儿失踪之后，当然是去找舒老丐去了，所以，当徐凡进入商家时，却觉得有些清静了。

这时的商娟被幽冥教教主阴若成挟关，直奔向清凉山。

碧目幽冥杜九笑道：“教主，你已得手了。”

阴若成笑道：“这是一件活宝，我必得尽情享受之后才交给鹰王。”

杜九不以为然道：“何不现在就交给他，那岂不省去很多麻烦！”

阴若成笑道：“现在交给他岂不是暴殄天物，有些活宝我如不先享受一番，那不是太笨了吗？”

杜九应了一声，称目去看那商姑娘，见她乃是个妙龄少女，她似乎已被点住了穴道，两只水汪汪的眸子，兀自滴溜地转个不停。

他微微一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当真是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果是妙人儿，不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故意又沉吟不语。

阴若成冷然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杜九冷然道：“玫瑰虽然可爱，怎奈刺多扎手，何况她是鹰王指定所要之人，天下多的是绝色美女，你可必一定要选中她，凭空找些麻烦。”

阴若成厉声道：“你敢请教我放了她？是么？”

杜九笑道：“属下正有此意，如果她给我们招来麻烦，倒

不如放了她的好。”

阴若成突然大怒道：“有什么麻烦，老子不找人家的麻烦就算开恩了，谁敢找老子的麻烦，快说，他是谁？”

杜九道：“怪属下失言了，教主请莫见怪，这妞儿乃是西北财神商九的掌珠，鹰王心目中的爱媳，这两家我们惹得起谁？”

阴若成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商老九是什么东西，也值得一提，关于鹰王嘛！他那宝贝儿子已被人阉了，他讨老婆有什么用，有我替他代劳，有何不可！”

双方对答之言，听在商娟耳中，心里别提够有多难受了，无奈她穴道被制，耳虽能听，口却难言，心中骂道：“好你个鬼教主，有朝我恢复自由，不把你们碎屁万段，怎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杜九笑道：“禀教主，咱们找个去处歇歇却如何？教主心中可有合意的地方么？”

阴若成连连摇头。

杜九又笑道：“教主如果肯委屈的话，就在这南五台山上就有现成地方。”

阴若成道：“山上有寺院、房舍？”

杜九笑道：“寺院当然会有，不过，却有比寺院、房舍更舒适的石洞，我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。”

阴若成急不可耐的道：“那就快些走呀！”说着，人就跟杜九向山上急奔。

翻过山脊，一处断崖下面，到了那迂回曲折的石洞里面，杜九笑道：“教主，将就点也就过去了。”

阴若成看了肋下的商娟一眼，浓眉一皱，吞吞吐吐的道：“你呢？不太方便吧！”说着，就将姑娘丢在地上。

杜九哈哈大笑道：“我早有打算，另外那边还有一个石洞，教主有事，只须招呼一声，我很快就会过来。”

阴若成不言先笑，杜九会意，附耳低语道：“教主委屈一点，软求不如硬上，头一次嘛，第二次便好办了，尤其清水原包货，一旦尝到了甜头，只怕以后还会争取主动权哩！”

阴若成被逗得脸上发烧，面腆的红着脸，知道：“少废话，快些走吧！”

杜九走后，阴若成望着满脸娇厌的商娟，如醉如痴，恨不得张嘴把她囫囵吞下肚去。

他回忆杜九的话——软求不如硬上，于是把商姑娘移放在细软的茵草上面，伸手在她粉脸上轻轻揉了揉，只觉得着手如脂，细嫩得好不饶人。

又见商姑娘杏目含泪，盈盈欲滴，使得阴若成不觉倍加怜爱，怎舍得暴力摧残？

他就坐在姑娘身边，信手抚摸，渐渐的摸到她那丰满的胸脯，忍不住欲火大动，也不计一切后果，立刻拍开她的穴道，守在一旁，等她复原之后，再以好言央告。

因为，他认为这种事情必须两厢情愿，玩起来才会意兴浓厚，增加乐趣。

可是，商娟姑娘心中明白，暗地动弹了几下，觉得自己已能伸缩自如，霍地一跃而起，急向洞口抢扑。

阴若成晃身拦在洞口，涎着脸道：“好姑娘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！”

商娟又羞又怒，柳眉直竖，大骂道：“你这万恶滔天的鬼，姑娘……”

骂声未了，忽然一头朝石壁上用力撞去。

阴若成见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连忙伸手一拦，更顺手点了她的昏穴，然后又轻轻将她放在茵草上面。

须知，女人的笑容因然可爱，殊不知，在受委屈后的哀怨神情，尤其动人、惑人。

阴若成此际也正是如此，他觉得她脸上的每一器官，不论是眉、眼、鼻、嘴，以及汗毛、肌肤，无一处不美，也无一处不诱人。

他越看越爱，因有刚才的经验，再也不敢为她解穴了，就弯下身去，双手连撕带扯，连解扣脱衣的时间，他似已等待不及了。

转眼间，一个白嫩如乳羊般的丰满胴体，已呈现在他的眼前，只看得他浑身血液贲张，嘴角涎顺腮流下，如醉似痴的呆立在当地。

他那贪婪的目光，由那娇俏的脸上慢慢的向下移、下移……

就这么眨眼间的工夫，他已一连干咽了好几口唾沫，周身血液奔腾，连带着也在微微的发抖。

此刻，他有着无限的兴奋、紧张，因为他马上便可以获得他渴想获得的一切。

他用舌头舐着嘴唇，脑子里映现出即将演同的一幕，渐渐的他已沉不住气了，突然两臂猛张，正待要作势欲扑。

突然——

眼前一片红光崩现。

当他意会到是怎么回事时，那满怀强烈的欲念顿时冰消得无影无踪，气得他一连啐了一几口，大呼倒运不止。

因为商姑娘天癸猝临，须知，大凡女人们的“信潮”，男人们都视为秽物，不肖与之接近，寻常的人有这种观念，武林中人更视为大忌，避之若蝎。

阴若成不论他武功再高，僻性再怪，一旦碰到这等突发的事件，也不能例外免俗。

他万分丧气，却又留恋地、矛盾的，瞟了那半裸而迷人的胴体一眼，只见她面现幽怨，如泣如诉，楚楚之态，十足撩人。

他终于忍不住那撕毁的衣物，顺手一甩，盖在她那赤裸的胴体上，然后背负着双手，懊恼地踱出洞外。

洞外，碧目骷髅杜九正悠闲地在眺望山景。

他一见阴若成走出洞外，他计算出阴若成出来的时刻不对，而且他面色又是那么阴沉沉的，预料未能和谐，但又不敢不过来招呼，心中一阵电转，忙迎上前去，含笑道：“教主，咱们那森罗地阙已经炸了，小徐凡那鬼娃儿准被炸成个稀烂。”

阴若成笑道：“以你的看法，真能炸死那小子吗？”

杜九哈哈笑道：“那是一定的，就算他是神仙，也逃不出安排下的天雷地火。”

阴若成笑道：“那他一定是死定了！”

杜九笑道：“包险他一定活不成！”

阴若成狂笑道：“哈哈……一万两银子、五万斤粮食，足

够我们过三年的了，哈哈……”

他这一笑，把刚才没有尝到新的那点烦恼，已抛在了九霄云外，发出欢愉的大笑：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他在狂笑声中，蒲扇般的大巴掌，狠狠的在杜九肩上拍了一下，杜九忍着轻微的疼痛，道：“那样，我们就可扩充教务，将来在江湖上才能争到一席之地。”

阴若成豪放的道：“那咱们必须在武功上有所成就。”

杜九道：“鹰王不是送咱们一册幽冥玄谱？何不拿出来研究一番。”

阴若成笑道：“玄玄谱字多玄奥，不是一时可以练成的，现在咱们先研究一下总擅地点，不然的话，咱们走向何处去。”

杜九笑道：“我早已选好了，鬼奴们正在动工，也就在这两天就快好了，地点就在南柞古墓之下。”

两人商谈了一阵，又去南柞古墓附近去看了看，等回来时，天色已近黄昏了。

阴若成一回到洞中，见洞中空荡荡的，连忙喊嚷道：“杜九，杜九，快来呀！”

杜九闻声跑进洞来，愕然的问道：“教主，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阴若成惶急的道：“小宝贝不见了，让她给跑了！”

杜九道：“我想她跑没好远，咱们快去追呀！”

于是两人出了山洞，循路向山下追去，下了清凉山，追有三五里路，到了一座树林，就当两人方一走进林中，突听一人笑嘻嘻的道：“我又不是钟进士，怎么偏让我碰上这些

鬼，看来只好为人间除害，下手捉鬼了。”

两人闻声转头一看，见是徐凡，杜九吃惊的道：“你……徐凡……你没有死？”

徐凡笑道：“好说，我是很想死，但是，我并非鬼域中人，阎老五不愿收我，而且我现在兼掌钟进士的职掌，为人间捉鬼，没办法，既为人间除害，我也无法推辞，只好捉捉看吧，哪知竟真的遇上鬼了，能说不捉吗？”

说话声中，一掌拍了过去，但觉他掌力浑厚，竟然折断了两棵大树，架成了一个樊笼，将杜九关在了当中，阴若成却不见了影儿。

杜九被困在断树丛中，左冲右突，就是没办法冲出来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缝隙就钻了出去，悄悄的向外爬行，眼看着再爬行丈余远近，自己就可出去了。

就当伸着头，钻进一处空隙中，打算钻出之际，突然一股劲风疾劈而下，只听“克嚓”一声响，瞬即之间，红光迸现，杜九的一颗脑袋滚出了树丛。

随着杜九的脑袋滚开，树丛中又钻出来一人，正是那不见人影的阴若成。

他钻出树丛来，看也不看一眼，转身飞纵而走，就在他走后不久，松林中又冒出了两条人影，追了下去。

表若成直奔南柞古墓，后面追来的两人乃是徐凡和商娟，当他们追到古墓之时，晃眼之间不见了。

此一墓园，四周围松柏围绕，中间一排有着九个坟堆，全以沙砖砌成，高有丈余。

此际突有两名黑衣人正从左侧第三墓后一个洞穴中钻

了出来，先纵上墓顶，向四外打量着。

徐凡连忙一拉商娟，二人就伏身在墓园外缘地上，等那两个人巡查了一周，回到了墓后洞口处，低声喊道：“教主，快出来吧！这里没有人。”

他话声方落，洞口处人影一闪，窜出来了一人，正是阴若成，低声问道：“你们查清楚了么？须知那小子却是诡计多端的人哪！”

那两人同时道：“我们已查清楚了，不但没有人，连个影儿也没有。”

阴若成沉思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却不能放心，那小子是出名的鬼灵精，咱们可别上了他的当……”

他话音方落，忽听身后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道：“老小子，你说对了，我早已备好了美酒，生旺了炉火，钟进士等着红烧恶鬼下酒，你还走得了么？”

那两名黑衣人一听有人说话，转头看去，见一棵大柏树下，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心中一急，也欺对方年幼，双双猛扑过去。

那少年正是徐凡，他一见两人扑到，身形一闪而没，两人就扑了空。

两人方自一怔，倏觉头上一紧，已被人扣住，耳听那少年清朗的声音笑道：“就凭你们这两个小鬼奴，也想和我进士老爷动手！”

徐凡抓住二人，双臂突然一分，似欲将二人向外掷出。

就在这时，阴若成突然探囊，摸出了两粒铁丸，双手扬处，两缕玄光疾射而出，打出了两粒氤氲铁弹，同时口中喝

道：“徐凡小子，敢来找你家教主爷爷的麻烦！”

他这两粒铁弹乃是全力发出，且又引诱对方说话，出其不备，以为对方必定伤在铁弹之下无疑。

哪知小徐凡有够滑溜的了，他怎会上这个当，就在他双臂联合之下，朗声应道：“小爷今替钟进士扫鬼，是鬼就得听命！”

他话声方落，接着就是两声惨叫，鲜血迸射，喷出了数尺之远。

原来那两粒铁丸乃是九尖六陵，分打在两名黑衣鬼奴胸际，顿时腹破肠流。

小徐凡一皱眉头，双臂一振，将二尸扔了出去，笑道：“氤氲铁弹不认得自家人，怪不得我，走吧！”

阴若成见状，气得目眦欲裂，切齿骂道：“小杂种，胆敢伤我弟子，如不将你碎死，誓不为人！”

小徐凡笑道：“谁把你看成人了，快些束手就缚，现在炉火正旺，钟进士也等得急了！”

他笑语之间，脚方点地，打算纵起前扑，忽觉金风袭至，迅速转身伏腰，已有两粒铁弹掠顶而过。

可是阴若成的飞弹绝技，岂只是双手互发而已，且弹弹相撞，立刻爆炸，化作千百个小铁珠儿，宛如蜂群出窟般，漫天扑到。

小徐凡哈哈一声长笑，抖起了身上的“飞龙剑带”，抡了起来，化作一团光影，截住了蜂群般的铁链，但听一阵“呛呛”之声，珠剑相撞，竟被他阻挡住了。

可是，幽冥教主阴若成却不见了人影。

在这时，树林中出来了商娟姑娘，笑道：“凡弟弟，还是让那老鬼给跑了吧！”

徐凡笑道：“那却不见得，到时自知。”

商娟笑道：“别吹了，人都不见影儿了，还冒什么大气！”

徐凡笑道：“他们跑不了的，我猜他又有了新的同伴。”

商娟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徐凡一指地上坠落的铁珠，道：“你看，在这些铁珠之中，尚夹有钢镖，能射出四五丈远来，必是武林高手，我不信什么狗屁教主有这份能耐！”

商娟闻言，微微一颌首，目注徐凡道：“我们何不搜他一搜看！”

徐凡一听，朗目一眨，故意高声道：“娟姊，我不是说过了么，这里必有秘道，贼人已然遁走，哪里搜得着，咱们不如暂时回去，来日方长，将来我必然捉到他，替你出气。”

商娟微沉吟，接着道：“好吧！全由你……”跟着又道：“凡兄弟，来，咱们把这两个鬼奴的尸首给埋起来怎么样？”

徐凡摇手笑道：“这些鬼奴们平日为虎作伥，而且杀人放火，不知做了多少坏事，正应暴尸以应犬吻，我才不埋他们呢，免得弄脏了我一双手。”

商吸闻言，知道这小子又在闹鬼，也忙附和着道：“好，就由你，不管他们是喂狼喂狗，总之也是个报应。”

说着话，两人便没入林中，不过，徐凡却又转了回来，纵上了一棵大树，静静的等了下去。

过了有好大一阵工夫，墓前石仲翁下的一块石板，突然掀了开来，现出一个洞口，先钻出来了阴若成。

他张望了一阵，纵身而出，跟着洞口又现出了一顶道冠，摇晃了几下，又出来了一人。

阴若成张望了一阵，仔细搜觅了一遍，方道：“赖师弟，你给我掠着一点，让我把两具尸体曳入洞中去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突听远处响起一声轻喝，道：“打！”

二人随着喝声，转头循声看去，陡觉有几缕劲风闪电般袭来。

阴若成和那道士心惊之下，未及闪避，陡觉腮边一凉，鲜血浸淫而下，探手一摸，不禁“呀”的一声惊叫。

原来二人各被削去了一只耳朵，再看那落地的暗器，竟然是两片树叶。

二人不禁为之骇然，想不到对方武功竟然已练到了摘叶伤人的程度，细数武林高手，实在找不出几个人来，他们那能不怕。

不过，这两个人素来就是出了名的凶悍，强忍着痛，厉吼连声，四手互扬，阴若成发出了十粒弹丸，那道士也打出了四支袖箭，齐向一棵巨柏树上打去。

但听“簌啦啦”一阵乱响，枝叶纷飞，哪儿还有半个人影儿。两人方一发怔，忽听另一棵松树下，一人拍手哈哈大笑道：“飞叶削耳，乃你小爷徐凡所为，与那棵树何干，真是一对盲牛。”

二人闻骂，扫目看去，只见另一树下，站着鬼娃儿小徐凡，他笑容可掬，神态从容。

他虽然看去十分悠闲，却越发使二人心惊，不说别的，但那摘叶伤人的功夫，就足知人家的武功造诣了，目前合